

# 唐宋茶诗之茶山审美

蔡定益

(景德镇陶瓷学院 思政部,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 唐宋茶诗对茶山的审美涉及对茶山环境、茶树、种茶、采茶、制茶和茶山歌舞等方面的审美。在茶山环境方面,对凤凰山、顾渚山、庐山、玉泉山等茶山环境之美作了描述;其茶山茶树之审美主要针对茶丛、茶芽和茶花的美进行了勾勒;其茶山种茶审美包括对茶农、僧人及诗人种茶等方面的吟咏;对茶山采茶制茶之审美则包括采茶季节、时辰以及制茶中的蒸茶、捣茶、拍茶、焙茶等方面的审美;另外旁及茶农采茶歌和“茶山境会”等茶山歌舞的审美。

**关键词:** 茶诗; 茶山; 审美; 唐宋

中图分类号: S57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1-0070-07

##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mountains planted with tea in the tea poet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AI Ding-yi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China)

**Abstract:** Many pieces of tea poems created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alk about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mountains planted with tea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ea trees, tea-picking and tea-making, and dances related to tea.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mountains is studied from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od taste of tea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tea trees from the tea bushes, tea buds, and camellias, the appreciation of tea-trees-planting from the trees-planting of peasants, monks and poets, the appreciation of tea-picking from the season, high time and target tree leaves, the appreciation of tea-making from steaming, mincing, beating and roasting of tea, the appreciation of dances related to tea from the farmers' singing of tea-picking songs and the grand ceremony of tea on mountains planted with tea.

**Key words:** tea poetry; mountain planted with tea;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茶诗是中国诗文化与中国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sup>[1]</sup>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茶文化十分兴盛的时期,也是诗歌创作极为繁荣的一个时代,大量茶诗因此产生。关于唐宋茶诗的数量,陈彬藩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收录了1 009首(唐五代142首,宋代867首),<sup>[2]</sup>而赵方任辑注的《唐宋茶诗辑注》则收录了茶诗5 800余首(其中唐五代600余首,宋代5 200余首)。<sup>[3]</sup>庞大数量的唐宋茶诗中有大量诗

作涉及对茶山(也即产茶之山)之审美。茶山之所以会成为诗人们的重要审美对象,因为大量茶山审美的诗歌在凸现茶山之美的同时,也体现了诗人们寄情山水、妙悟自然、天人合一和物我观照的审美观。唐宋诗人明显是将茶山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互相融合渗透,以茶山来作为主观情感、思想、道德等的注脚。因为中国文人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或多或少能看破功名、利禄、权势等身外之物,在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同时,寄情于山水,追求天人合一以期得到心灵的自由,因而隐于茶、幽居溪谷成为当时文人避世隐居的最好方式。基于目前学术界尚无对唐宋茶诗中茶山审美的论述成果,笔者拟从茶山环境、茶树、

收稿日期: 2012-02-12

基金项目: 2012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11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蔡定益(1976—),男,江西安福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茶叶历史与文化研究。

种茶、采茶、制茶以及茶山歌舞方面对唐宋茶诗有关茶山的审美分别进行阐述。

### 一、对茶山环境之审美

中国古代认为茶美与茶山环境之美有重要关系，美茶乃是茶山优美之环境孕育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真正的茶诗西晋杜育所作《荈赋》已对茶山环境开始审美<sup>[4]429</sup>：“灵山惟岳，奇产所钟，……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sup>[2]3</sup>被称为“奇产”的茶叶明显是灵山之丰壤、甘霖滋润孕育的结果。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曰：“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sup>[5]4</sup>反映了茶美与茶山环境之美的关系。唐宋时期因此出现大量咏及茶山环境之美的诗篇，茶山环境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亦称：“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荈，为人采拾。”<sup>[6]</sup>有些唐宋诗人称茶山为仙山、仙岩等，宛若仙境，滋生美茶。如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sup>[5]115</sup>袁枢《茶灶》：“摘茗蛻仙岩，汲水潜虬穴。”<sup>[5]209</sup>唐宋时期吟咏最多的是当时两座最有名的茶山凤凰山和顾渚山周围的环境，另还对庐山、玉泉山、蒙顶山、古灵山、禾山、武夷山、黄蘗山、日铸岭等茶山的环境进行了审美勾勒。

位于建州建安县的凤凰山为宋代朝廷的贡茶基地，历史上留下来歌咏凤凰山环境之美的茶诗最多。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sup>[5]69</sup>郭祥正《谢君仪寄新茶》：“北苑藏和气，生成绝品茶。”<sup>[5]121</sup>毛滂《德清五兄寄清茶》：“凤凰雨露生珍草，不比榛芜亦漫春。”<sup>[5]144</sup>赵汝腾《登北苑焙呈高计使谢庾使》：“地灵丹凤衔萱草，水圣苍虬幻雪涛。”<sup>[5]228</sup>徐玑《监造御茶有所争执》：“森森壑源山，袅袅壑源溪。修修桐树林，下荫茶树低。桐风日夜吟，桐雨洒霏霏。……龙在水底吟，凤在山上飞。……回首凤凰翼，雨露生光辉。”<sup>[5]222</sup>为何此地所产茶叶特佳，宋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山川钟秀灵异。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云：“堤首七闽，山川特异，峻极回环，势绝如瓠。……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

间，气味殊美；岂非山川重复，土地秀粹之气钟于是，而物得以宜欤？”<sup>[7]</sup>丁谓《北苑茶录》称：“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阜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建安茶品，甲于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sup>[8]</sup>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亦称：“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sup>[9]89</sup>

顾渚山位于湖州长兴县与常州义兴县交界处，为唐代朝廷的贡茶之山。杜牧《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柳村穿窈窕，松涧渡喧豗。等级云峰峻，宽平洞府开。……树阴香作帐，花径落成堆。”<sup>[5]38</sup>姚合《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自罨溪入茶山》：“采茶溪路好，花影半浮沉。……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sup>[5]33</sup>皮日休《茶中杂咏·茶坞》：“闲寻尧氏山，遂入深深坞。种荈已成园，栽葭宁记亩。石洼泉似掬，岩罅云如缕。好是夏初时，白花满烟雨。”<sup>[5]45</sup>

在吟咏其他茶山环境之美方面，也并不鲜见。如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咏及位于江州浔阳县的庐山：“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有松数十株，有竹千余竿。松张翠伞盖，竹倚青琅玕。其下无人居，惜哉多岁年。有时聚猿鸟，终日空风烟。……何以洗我耳，屋头落飞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sup>[3]36-37</sup>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咏及位于荆州当阳县的玉泉山：“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sup>[5]1-2</sup>陈舜俞《谢人寄蒙顶新茶》咏及蒙顶山(位于雅安严道县)：“蜀土茶称盛，蒙山味独珍。灵根托高顶，胜地发先春。”<sup>[5]100</sup>陈襄《古灵山试茶歌》笔下描绘了几如仙境的古灵山(位于福州闽侯县)：“乳源浅浅交寒石，松花坠粉愁无色。明星玉女跨神云，斗剪轻罗缕残碧。我闻岱山二月春方归，苦雾迷天新雪飞。仙鼠潭边兰草齐，露牙吸尽香龙脂。”<sup>[5]94</sup>杨无咎《醉蓬莱》描绘了禾山(位于吉州永新县)：“见禾山凝秀，禾水澄清，地灵境胜。天与珍奇，产凌霄峰顶。”<sup>[5]182</sup>

朱熹《春谷》描绘了武夷山(位于建州崇安县):“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手自栽。地辟芳菲镇长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幃何妨为客开。啜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sup>[10]</sup>张栻有两首咏及黄蘗山(位于筠州新昌县)的诗歌。《筠州鲁使君寄贶中州新芽赋此以谢》:“黄蘗山前水绕沙,春风吹石长灵芽。”<sup>[5]209</sup>《定叟弟频寄黄蘗仰山新芽尝口占小诗适灾患亡聊久不得遣寄今日方能写此》:“集云峰顶风霜饱,黄蘗洲前水石清。”<sup>[5]210</sup>楼钥《次韵黄文叔正言送日铸茶》咏及日铸岭(位于绍兴府会稽县):“越山日铸名最高,种在阳坡性非冷。……草木端有地所宜,此品标奇惟一岭。”<sup>[5]212-213</sup>

## 二、对茶山茶树之审美

茶山之所以为茶山,是因为山中生长着大量的茶树,对茶树之审美,是对茶山审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宋茶诗中对茶山茶树之审美包括对茶丛、茶芽和茶花之审美几个方面。

早在西晋杜育的茶诗《荈赋》中就已对茶丛进行审美:“厥生荈草,弥谷被岗。”<sup>[2]</sup>唐宋时期更是出现大量咏及茶丛的诗篇。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sup>[5]1-2</sup>陆希声《茗坡》:“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sup>[5]55</sup>晏殊《煮茶》:“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蓝煮惠泉。”<sup>[5]71</sup>苏轼《寄周安孺茶》:“山圃正春风,蒙茸万旗簇。”<sup>[5]113</sup>

该时期的茶诗对茶丛有许多美称,如芳丛、千丛、绿丛、幽丛等。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和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皆称茶丛为芳丛:“锦水有鲜色,蜀山饶芳丛。”<sup>[5]19</sup>“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sup>[5]22</sup>韦处厚《盛山十二诗·茶岭》及徐玑《监造御茶有所争执》美称茶丛为千丛:“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sup>[5]31</sup>“千丛高下青,一丛千万枝。”<sup>[5]222</sup>齐己在《尝茶》和《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中均称茶丛为绿丛:“春风雪川上,忆傍绿丛行。”<sup>[5]51</sup>“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sup>[5]53</sup>史浩《茶香》美称茶丛为幽丛:“灵芽雨后发幽丛,剩馥先令鼻观通。”<sup>[5]188</sup>

茶树之上的茶芽也成为当时审美的重要对象,茶芽也因此有了许多美称。茶芽经常被称为灵芽。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sup>[5]22</sup>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sup>[5]90</sup>也有的诗人称茶芽为芳烟。齐己《谢中上人寄茶》:“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sup>[5]52</sup>甚至有诗人将茶树上错落的茶芽比作珠玉。范仲淹《和章岷從事斗茶歌》:“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sup>[5]69</sup>

诗人还从颜色的角度对茶芽进行审美。紫英、紫芽为紫色的茶芽。韦处厚《盛山十二诗·茶岭》:“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sup>[5]31</sup>陈崖《茗地源》:“暖风吹长紫芽茎,人向山头就水烹。”<sup>[5]227</sup>茶诗中紫色的茶芽受赞美最多,这是因为唐宋时期认为紫色茶芽品质最高。陆羽《茶经》:“紫者上,绿者次”<sup>[1]1</sup>。雪芽、白蕊、玉蕊、玉茗是白色的茶芽。徐玑《监造御茶有所争执》:“雪芽细若针,一夕吐清奇。”<sup>[5]222</sup>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茶岭》:“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sup>[5]32</sup>吕岩《大云寺茶诗》:“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sup>[5]50</sup>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笋》:“所孕和气深,时抽玉茗短。”<sup>[5]46</sup>绿芽为绿色的茶芽。王珪《和公仪饮茶》:“北焙和香饮最真,绿芽未雨带旗新。”<sup>[5]97</sup>

从形状角度对茶芽进行审美的也很多。沈括《尝茶》和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称茶芽为雀舌:“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sup>[5]103</sup>“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sup>[12]</sup>雀舌为极细嫩似雀舌的茶芽。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称茶芽为鹰嘴:“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sup>[5]23</sup>鹰嘴为稍大些的茶芽。洪适《茶丘》和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分别称茶芽为旗枪和枪旗:“经丘获旗枪,清思飘云上。”<sup>[5]191</sup>“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sup>[12]</sup>旗为茶初展的叶芽,枪为未展的茶嫩叶。<sup>[13]</sup>陈舜俞《谢人寄蒙顶新茶》、苏轼《荔枝叹》分别称茶芽为粟粒、暗粒:“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sup>[3]285</sup>“苍条寻暗粒,紫萼落轻鳞。”<sup>[5]100</sup>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和苏轼《种茶》称茶芽为紫笋:“紫笋青芽谁得识,日暮采之长太息。”<sup>[5]11</sup>“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sup>[5]115</sup>粒为初发幼嫩的茶芽,笋为肥壮的茶芽。<sup>[14]</sup>

茶山茶树之茶花开落也牵动着许多诗人的思绪。岳珂《茶花》：“浅蕊黄金韵瓠子，嫩容白玉沁梨花。西风凝露才成颗，北苑喊雷应未芽。”<sup>[15]224</sup>苏辙《茶花二首》：“久疑残栢阳和尽，尚有幽花霰雪初。……细嚼花须味亦长，新芽一粟叶间藏。”<sup>[15]19958</sup>董嗣皋《茶花》：“花埋叶底寓春先，便想烹云煮活泉。……带雪莫知开又落，采须谁厌老蜂颠。”<sup>[15]42724</sup>方回《次韵宾旸张考坞观茶花》：“掉头不肯顾，特往观茗葩。嗅芳摘苦叶，咀嚼香齿牙。”<sup>[15]41507</sup>

### 三、对茶山种茶之审美

在茶山种茶是唐宋时期很普遍的现象。如岑参《郡斋平望江山》诗曰：“山光围一郡，江月照千家。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sup>[16]2089</sup>晁补之《送曹子方福建转运判官二首一》诗：“谈经草檄鬓华生，初拥闽山传节行。……茶虽户种租宜薄，盐不家煎价欲平。”<sup>[15]12848</sup>梅尧臣《次韵和再拜》诗：“建溪茗株成大树，颇殊楚越所种茶。”<sup>[15]3262</sup>

茶山种茶成为唐宋茶诗的重要审美对象，包括对茶农种茶之审美、对僧人种茶之审美及对诗人种茶之审美。

一些茶诗反映了对茶农种茶之审美。如滕白《题文川村居》诗：“种茶岩接红霞坞，灌稻泉生白石根。”<sup>[16]8450</sup>刘宰《冯公岭》：“地隘山逾峻，人勤俗不奢。时培石上土，更种竹间茶。”<sup>[15]33362</sup>这两首诗描绘的都是茶农种茶，茶农是唐宋时期茶叶种植者的主体。

对僧人种茶之审美也不鲜见。如张籍《山中赠日南僧》：“翻经上蕉叶，挂衲落藤花。瓮石新开井，穿林自种茶。”<sup>[16]4320</sup>李新《留题华严壁》：“好山不许寻常见，野水从教自在流。种竹养茶双碧重，有僧无客四时秋。”<sup>[15]14206</sup>唐宋时期茶与佛教发生密切关系，有禅茶一味之说，因此出现佛寺僧人大量种茶的现象。

更多的茶诗反映了对诗人种茶之审美，也即诗作者对自己种茶的欣赏。如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sup>[15]4</sup>徐绩《茶仙》：“赐得龙田不种花，自携瑶水灌烟霞。谁将玉树双枝换，只得春前一寸芽。”<sup>[15]102</sup>张镒《自料》：“自料躬耕体力微，他年为圃雅相宜。

植茶要是依桑荫，种芋先须纳豆箕。”<sup>[15]31602</sup>在这三首诗中诗人明显把自己种茶当成了审美对象。

诗人种茶既非如茶农为谋衣食计，也非如僧人出于宗教修行的目的，而主要是作为愉悦身心的雅事或隐逸避世情怀的表白。苏轼《种茶》：“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sup>[15]115</sup>郑樵《采茶行》：“春山晓露洗新碧，宿鸟倦飞啼石壁。……安得龟蒙地百尺，前种武夷后郑宅。逢春吸露枝润泽，大招二陆栖魂魄。”<sup>[15]186-187</sup>苏轼自种自茶、自饮自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而郑樵也十分希望在山中得到一块土地种茶。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架岩结茅宇，斫壑开茶园。……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sup>[3]36-37</sup>茶长于山中，常被喻为隐士，白居易在诗中种茶的描写表明了自己的隐逸情怀。

### 四、对茶山采茶之审美

茶山采茶是中国古代茶诗中的重要审美对象。前文所述中国古代第一首茶诗《舜赋》就已开始了对采茶之审美：“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sup>[2]3</sup>唐宋时期茶诗中出现大量对采茶审美的内容。

唐宋茶诗中描绘在顾渚山和凤凰山采茶的诗歌最多。如李郢《茶山贡焙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匍谁兴哀，喧闾竞纳不盈掬。”<sup>[15]39</sup>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近远，阴岭长兮阳崖浅。”<sup>[15]11</sup>这两首诗描绘的是在顾渚山采茶。丁谓《咏茶》：“建水正寒清，茶民已夙兴。萌芽先社雨，采掇带春冰。”<sup>[15]63</sup>蔡襄《北苑十咏·采茶》：“春衫逐红旗，散入青林下。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竟携筠龙归，更带山云写。”<sup>[15]93</sup>这两首诗则描绘的是在凤凰山采茶。

茶诗中采茶者有茶农、僧人、隐者、陆羽和诗人等。皮日休和陆龟蒙皆咏有描绘茶农采茶的诗篇。皮日休《茶中杂咏·茶人》：“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语气为茶莽，衣香是烟雾。庭从木颖子遮，果任孺师虏。日晚相笑归，腰间佩轻篓。”<sup>[15]45</sup>陆龟

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人》：“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闲来北山下，似与东风期。雨后探芳去，云间幽路危。唯应报春鸟，得共斯人知。”<sup>[5146]</sup>丁谓《北苑焙新茶》中的采茶者也应为茶农：“才吐微茫绿，初沾少许春。散寻紫树遍，急采上山频。茅茨溪口焙，篮笼雨中民。”<sup>[5165]</sup>有些茶诗中的采茶者为僧人。如李咸用《谢僧寄茶》诗曰：“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sup>[5149]</sup>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sup>[5111]</sup>有些茶诗中的采茶者为隐者。如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自云凌烟露，采掇春山芽。”<sup>[5141]</sup>温庭筠《赠隐者》：“采茶溪树绿，煮药石泉清。不问人间事，忘机过此生。”<sup>[2142]</sup>陆羽为二代茶圣，唐宋茶诗中亦有咏其采茶的诗篇。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采茶非采葇，远远上层崖。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sup>[515]</sup>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sup>[516-7]</sup>也有的茶诗记载采茶者即为诗人本人。如李德裕《忆茗芽》：“谷中春日暖，渐忆掇茶英。”<sup>[5137]</sup>朱熹《茶坂》：“携簏北岭西，采掇供茗饮。”<sup>[5208]</sup>

采茶季节以入春尤寒茶芽始发季节为佳，唐宋茶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薛能《留题》：“压春甘蔗冷，喧雨荔枝深。骤去无遗恨，幽栖已遍寻。”<sup>[5143]</sup>丁谓《北苑焙新茶》：“才吐微茫绿，初沾少许春。散寻紫树遍，急采上山频。宿叶寒犹在，芳芽冷未伸。”<sup>[5165]</sup>当时朝廷往往认为采茶越早越佳。如袁高《茶山诗》：“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sup>[5118]</sup>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诗曰：“人情好先务取胜，百物贵早相矜夸。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痴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sup>[5189]</sup>采茶愈早愈好，在唐代顾渚山皇帝使者往往频频催促，而在宋代凤凰山因太过寒冷茶树尚未发芽，甚至试图用千人呐喊擂鼓的方式促其萌芽。

采茶时辰以日出黎明前带露时分为最佳。陆羽《茶经》即曰：“凡采茶，……凌露采焉。”<sup>[1113]</sup>宋徽宗《大观茶论》：“掇茶以黎明，见日则止。”<sup>[9190]</sup>这种采茶观在唐宋茶诗得到充分体现。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家园不远乘露摘，归时露彩犹滴

沥。”<sup>[5111]</sup>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茶岭》：“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sup>[5132]</sup>葛胜仲《嘲茶山》：“木瓜堂前，穿云浥露。”<sup>[51158]</sup>这几首诗歌反映的都是日出前带露采茶。熊蕃《御苑采茶歌十首(并序)》较为典型地歌咏了黎明采茶的情况：“采采东方尚未明，玉芽同护见心诚。……纷纷争径蹂新苔，回首龙园晓色开。……(原注：采新茶不许见日出)……茶官正要龙芽润，不管新来带露多。”<sup>[17]</sup>

所采茶芽越细嫩越好，成为茶人的共识。宋徽宗《大观茶论》体现了这种采茶观：“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枪一旗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茶。”<sup>[9190]</sup>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一之日雀舌露，掇而制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鸟喙长，撷而焙之以备乎公卿。三之日枪旗耸，拏而炕之将求乎利羸。四之日嫩茎茂，因而范之来充乎赋征。”<sup>[21100]</sup>雀舌奉王庭，鸟喙备公卿，枪旗求利羸，嫩茎充赋征，体现了茶芽的几个等级。在唐宋诗中，同样鲜明地体现了这种采茶观。袁高《茶山诗》：“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sup>[5118]</sup>范仲淹《和章岷從事斗茶歌》：“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sup>[5169]</sup>前者所采为顾渚山向朝廷的贡茶，后者为凤凰山的贡茶，终朝采掇尚不盈掬，可想而知茶芽之细嫩幼小。

## 五、对茶山制茶之审美

唐宋茶诗中有大量涉及茶山制茶的诗篇，对茶山制茶进行审美。该时期茶叶的主流是饼茶，其生产过程最主要的工序是蒸茶、捣茶、拍茶和焙茶。陆羽《茶经》记载了当时制茶的工序：“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sup>[1113]</sup>宋徽宗《大观茶论》“制造”条曰：“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熟，焙火惟良。”<sup>[9190-91]</sup>宋徽宗所言蒸压相当于蒸茶，研膏相当于捣茶、拍茶，焙火相当于焙茶。

蒸茶是茶山制茶的第一道工序，成为审美的重要对象。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sup>[5122]</sup>李郢《茶山贡焙歌》：“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馥之香胜梅。”<sup>[5139]</sup>丁谓《北苑焙新茶》：“带烟蒸雀舌，和露叠龙

鳞。”<sup>[5165]</sup>甚至唐代皮日休和陆龟蒙有茶诗专咏茶山蒸茶。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灶》：“南山茶事动，灶起岩根傍。水煮石发气，薪然杉脂香。青琼蒸后凝，绿髓炊来光。”<sup>[5145]</sup>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灶》：“无突抱轻岚，有烟映初旭。盈锅玉泉沸，满甑云芽熟。奇香袭春桂，嫩色凌秋菊。”<sup>[5146]</sup>

捣茶是茶山制茶的第二道工序。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对采茶和捣茶进行了吟咏：“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sup>[12]</sup>唐宋诗中捣茶工序也有记载。袁高《茶山诗》：“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sup>[5118]</sup>李郢《茶山贡焙歌》：“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sup>[5139]</sup>

拍茶是制茶的第三道工序。皮日休《茶中杂咏·茶舍》：“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sup>[5145]</sup>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焙》：“左右捣凝膏，朝昏布烟缕。方圆随样拍，次第依层取。”<sup>[5146]</sup>皮日休和陆龟蒙诗中皆提到了捣茶之后的拍茶。

焙茶是制茶的最后一道工序。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焙》：“凿彼碧岩下，恰应深二尺。泥易带云根，烧难碍石脉。初能燥金饼，渐见干琼液。”<sup>[5145]</sup>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焙》：“山谣纵高下，火候还文武。见说焙前人，时时炙花脯。”<sup>[5146]</sup>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圆中蟾。”<sup>[5169]</sup>

唐宋时期除饼茶制作之外，在民间还存在一种旋摘旋炒的散茶，茶诗中对此亦有反映。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sup>[5123]</sup>陆希声《茗坡》：“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sup>[5155]</sup>

## 六、对茶山歌舞之审美

茶歌是流传在茶区主要以茶事为歌咏内容的山歌，一般由茶农口头创作，茶农往往在茶山一边生产一边歌唱。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认为：

“至少在唐代就应该有真正的茶歌出现，可惜目前尚无确切材料来证明。”<sup>[41529]</sup>其实在唐代茶诗中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唐代茶山已出现茶歌。陆龟蒙《奉

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籥》：“昨日斗烟粒，今朝贮绿华。争歌调笑曲，日暮方还家。”<sup>[5146]</sup>韩偓《信笔》：“春风狂似虎，春浪白于鹅。……石崖采芝叟，乡俗摘茶歌。”<sup>[1617871]</sup>茶农歌咏茶歌成为唐代茶诗中的审美对象。

宋代茶诗中表现茶农茶山歌唱采茶歌的诗句更多。熊蕃《御苑采茶歌十首(并序)》：“采采东方尚未明，玉芽同护见心诚。时歌一曲青山里，便是春风陌上声。”<sup>[17]</sup>舒岳祥《自归耕篆畦见村妇有摘茶车水卖鱼汲水行馐寄衣舂米种麦泣布卖菜者作十妇词》：“前垅摘茶妇，顷筐带露收。艰辛知有课，歌笑似无愁。”<sup>[15140928]</sup>陆游《初夏喜事》：“箕颖元非争夺场，潇湘自古水云乡。采茶歌里春光老，煮茧香中夏景长。”<sup>[15125590]</sup>甚至采茶歌在民间娱乐中也被广泛传唱。王铤《军中乐二首》：“鞞衫闪色织云罗，白马金鞍载翠娥。把盏醉归营月上，胡琴捍拨采茶歌。”<sup>[15143207]</sup>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其四十八》：“江头杨柳舞婆娑，万马成群啮短莎。北客醉中齐拍手，隔船又唱采茶歌。”<sup>[15144029]</sup>

唐代顾渚山为朝廷贡茶所在地，每到采茶季节湖、常二州刺史会前来督茶，并举行歌舞、丝竹、斗茶等大型娱乐活动，也即历史上著名的“茶山境会”。茶山境会成为唐诗中的重要审美对象。

大多诗人笔下的茶山境会是一片春光美色、欢歌笑语的景象。杜牧曾任湖州刺史，留下多首“茶山境会”歌舞盛况的诗歌。《题茶山》：“拂天闻笑语，特地见楼台。……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磬音藏叶鸟，雪艳照潭梅。”<sup>[5138]</sup>《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笙歌登画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云腻，溪光红粉鲜。”<sup>[5138]</sup>《早春赠军事薛判官》：“晴梅朱粉艳，嫩水碧罗光。弦管开双调，花钿坐两行。”<sup>[1616016]</sup>何昌林《唐代茶山斗乐》认为《早春赠军事薛判官》诗中“双调”是湖、常两州乐队轮番演奏之义。<sup>[18]</sup>郑谷《寄献湖州从叔员外》亦曾歌咏茶山境会：“顾渚山边郡，溪将罨画通。……歌缓眉低翠，杯明蜡翦红。”<sup>[1617773]</sup>曹松甚至把茶山境会比作神仙事，《春日自吴门之阳羨道中书事》：“千室绮罗浮画楫，两州丝竹会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须言洞府间。”<sup>[1618324]</sup>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因病受邀未参加茶山境会，感觉十分遗憾。《夜闻贾常

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羨欢宴因寄此诗》诗曰：“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sup>[5]27</sup>

但也有官员在歌舞美景中感叹茶农民生之多艰，忧思长叹。李郢《茶山贡焙歌》：“天涯吏役长纷纷，使君忧民惨容色。……嫩绿鲜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乐营房户皆仙家，仙家十队酒百斛。金丝宴饌随经过，使君是日忧思多。客亦无言征绮罗，殷勤绕焙复长叹。官府例成期如何！”<sup>[5]39</sup>

#### 参考文献：

- [1] 蔡镇楚, 施兆鹏. 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1):13.
- [2] 陈彬藩, 余悦, 关博文. 中国茶文化经典[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
- [3] 赵方任. 唐宋茶诗辑注[M].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
- [4] 陈文华. 长江流域茶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5] 蔡镇楚, 施兆鹏. 中国名家茶诗[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 [6] 阮浩耕, 沈冬梅, 于良子.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述煮茶泉品[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59.
- [7] 阮浩耕, 沈冬梅, 于良子.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东溪试茶录[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71.
- [8] 阮浩耕, 沈冬梅, 于良子.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北苑茶录[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55.
- [9] 阮浩耕, 沈冬梅, 于良子.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大观茶论[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89.
- [10] 朱熹. 晦庵集: 卷3 [M/CD].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阮浩耕, 沈冬梅, 于良子.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茶经[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 [12] 唐圭璋. 全宋词: 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3278.
- [13] 陈宗懋. 中国茶叶大辞典[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3.
- [14] 朱海燕, 刘仲华, 刘德华, 等. 论唐宋茶诗词中茶之审美意象[J]. 茶叶科学, 2008(2): 153.
- [15]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6] 曹寅.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7] 阮浩耕, 沈冬梅, 于良子.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 宣和北苑贡茶录[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9: 105.
- [18] 何昌林. 唐代茶山斗乐[J]. 音乐艺术, 1987(4): 31-32.

责任编辑: 曾凡盛